



自剖越深
活得越真

作为一个在节目上喜欢制造冲突，喜欢直抵真相，喜欢戳人痛处不留情面的人，我性格中的黄色显然是催化剂。这两位搭档性格一样，他们的性格中都没有黄色，他们都是稳定剂。

如果你把《非诚勿扰》当成相亲节目来看，你会痛恨我，因为你总是高看我，你会认为是因为我的点评，才导致相亲相爱的两个人无缘牵手。普通人



半途杀出《夜问》

喜欢以男女嘉宾喜结良缘作为结局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观众觉得，男人和女人通过牵手完成了人生的职责，听到人们说如何曲折、如何变化、如何误解、如何痛苦、如何思念、如何海誓山盟、如何传宗接代，是非常幸福甜蜜的。故此，对于喜爱看美好结局的人而言，男女没有牵手是令人沮丧的。

如果你把它当成娱乐节目，会有两种看法：有人觉得此人的娱乐有让人下不了台之嫌；有人觉得此人的娱乐独辟蹊径，有难得的创造爆点的独门套路。

只有当你长期看这个节目，把它当成可汲取养分，可以帮助自己成长，可以学习如何读懂人，可以帮你说出你想说的话的节目的时候，你才会喜欢我。

我说的很多话对与错网上有很多争论，有人也许只看了一集，瞎子摸象，尚需时间证明。我是真性情还是装酷，也需要时间证明。

能遇到自己喜欢又有价值的节目，能遇到既叫好又叫座的节目，能遇到既好看又有内涵的节目，这和演员选角色的道理一样，是一生中可遇而不可求的。我此生遇见《非诚勿扰》算是运气好，唯一遗憾的是节目中所用只是我的专业知识的一小部分，且我时常被误会，因为有时你看到的未必是真相，而且受时间和效果限制，断章取

义、刻意放大在电视节目的剪辑中太普遍了。

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，但我还是幻想忠孝两全的。人的一生其实都在玩平衡，政治有政治的平衡，节目有节目的平衡，人际关系有人际关系的平衡，你想要的和你需要舍去的也有平衡，不平衡就要付出代价。

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，希望人们喜欢性格色彩超过喜欢我本人。台前，有名声有虚幻，亦有负累有沉重，开幕之时必有谢幕之刻，当我仍在幕前，职责只有一个，戏要精彩才对得起观众，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自己。

2013年3月7日晚，深圳卫视《夜问》开播，相比当年我做《别对我说谎》和《不见不散》，心情不一。

做《别对我说谎》时，我没做过任何主持，无知者无畏，做着玩，一口气录了十集。第一集播出当天，深圳卫视从原来当晚全国排名第12跃到第四，可惜第二天，被上头以尺度大为由“咔嚓”了。剩下那几集，我只能藏在被窝里自己欣赏，这种感觉就像你知道个惊天大秘密，但你不能对任何人说，还不如不知道。好在唯一幸存的那一集，现在人们在网还能搜到，我周围的朋友，在看完那一集后都求我把剩下的节目给他们看。我很清楚，在相当

漫长的岁月里，不会再有哪一个节目能超过它。那个节目过后，我心里烙下个印迹——做个一对一的访谈节目，因为访谈就像进行咨询，我有进入对方内心深处的强烈愿望。这个愿望，终于在央视一套我做的《首席夜话》中得到了实现。

《夜问》的起源可推到10年前，那时我有个学生是话剧导演，上完我的课后，向我推荐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》，说四个主人公就是四种性格色彩，她上完我的课以后，再去看那部戏，解开了人生中很多的困惑。那时我就想，以后能制作一部具有性格色彩的电视剧就好了。去年下半年，我拿着栏目剧方案找人合作，和深圳卫视聊天时，一来二往，商量能不能先创造一个用性格色彩解决问题的节目。

因为没有任何可遵循的模式，也没有任何成功的先例，那天记者问我对收视率的期待时，我说电视台有期待，我没期待，因为这个节目没有大牌明星，百人团也不是帅哥美女，娱乐性又差，没耐心的观众半途进来不一定看得懂，不可能有高收视率。我唯一的期待是，观众看完这个节目后，能觉得这个节目有意思，能学到东西，能觉得看节目的时间没白花。

(摘自《本色》乐嘉 著)



关注生存
关注养老

有时候二琥做一天累了，就回家跟老倪抱怨：“你看你妈，也只有我能受得了她，换了旁人谁受得了？就说今天，天这么冷，她非要开窗户，我把窗户关上，她一会儿又去打开，你说这要是感冒了，算谁的？”伟强两口子，背地里又该说我不尽心了。可谁知道，我的心都操碎了！我自己的亲妈，我都没这么伺候过，你说我要不是为了那两个钱，那点儿遗产，我至于吗？我自己都是老人了！”

老倪问：“什么遗产？”



不回家的男人

二琥说：“老太太自己说的，她手里有钱。”

老倪说：“那你也别想。”

二琥说：“我是不想啊，但若是老太太自愿给我们，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。你说这个家，现在就数我们最缺钱，不说别的，红艳和儿子不可能一辈子跟我们住呀，还得提早打算。”

老倪泄气地说：“打算？还能怎么打算？我现在也有些干不动了，去做门卫，来钱又太慢。”

二琥说：“我吴二琥这辈子最大的失策，就是嫁给你姓倪的，以前小时候遇到个算命的，说我的面相是尊贵的，可现在看都是胡话，贵在哪儿我没看出来。”老倪不言语，二琥说了一阵，也就不说了。

倪伟强现在不喜欢回家，原因很简单，他觉得回家没意思。老母亲从50岁就一直跟着他，现在70多岁了，他也算尽到了责任。他从来都是个孝顺的人，但终究觉得有些累。老婆张春梅就更不用说了，年少夫妻，但到了中年，说完全没有审美疲劳也是假的。

但他对春梅是十分尊重的，每当他打开家门看到春梅准备饭菜的身影时，他甚至觉得这个女人很伟大。对外，她要应付工作，对内，她要照顾家庭——包括不回家的丈夫、任性的女儿、生病的婆婆。面对这个家，伟强多少有些烦，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最简单的贡献

方式——给钱。他是大学教授、知名中青年学者、学科带头人，主持着一个高科技的电子工程项目，收入不菲。他觉得给钱这种方式最简单，至于其他的细节，他放心交给倪家的承重墙——张春梅女士打理。

“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春梅的例行电话又来了，这是她关怀他的方式。

伟强正在实验室里做实验，他身边站着他的女学生、助手周琴。

“什么事？”伟强忙跑出去接电话，“我正在忙。”一个不回家的男人的借口中，永远有一个忙字。

“妈出问题了，你快回来！”

伟强问：“什么问题？走失了？”

“那倒没有。”

“那能有什么问题？”

春梅道：“没有问题你就不回家了吗？”伟强不说话了，他感觉到了春梅的愤怒。他走回实验室，脱掉实验服，跟助手周琴说了一句：“我先回去了。”

周琴笑呵呵地说：“怎么，家里着急了？”

伟强说：“也不是着急，就是有点儿事情，老太太的事情。”

周琴说：“百分之百理解。”说完趁其不备，在倪伟强脸上啄了一下。伟强有些发窘，他跟周琴始终还有一些距离，师道尊严，年龄差距，他更多地吧周琴当作一个后辈、一个孩子，没有其他的想法。现在周琴忽然这样，伟强下意

识地一躲，可惜没躲过，他猛地推了一下周琴。

周琴差点儿摔倒，进而嗔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伟强怒斥：“请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！”他到底是个传统的男人。

周琴呆站在那儿。她想不到倪教授会发这么大的火，她对他，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崇拜，她毕竟不是小孩子了，读到博士，大大小小的男人她见过不少，但在她心里，没有一个比倪伟强更儒雅、更睿智、更有风度。周琴喜欢看倪教授做实验，喜欢听倪教授讲课，当她听到自己要与倪教授一起完成科研任务的时候，高兴得差点跳起来。

可她想不到，今天她向倪伟强示了这么一点儿好，就被拒绝了。

“你不必把自己封闭成这样的。”周琴说。

伟强没有理睬她，穿衣走了，但他忽然发现，自己的心久久不能平静。他去明月七星酒店的咖啡厅坐了半个小时，看了看哲学书，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心情，才起身回家。

伟强到家已是晚上10点。老太太睡了，春梅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电视开着，声音很小，她抱着一本外国小说，已经睡着。听到开门声，春梅一下醒过来，说：“你回来了。”伟强问：“怎么还没睡？”随即脱了外套。
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)